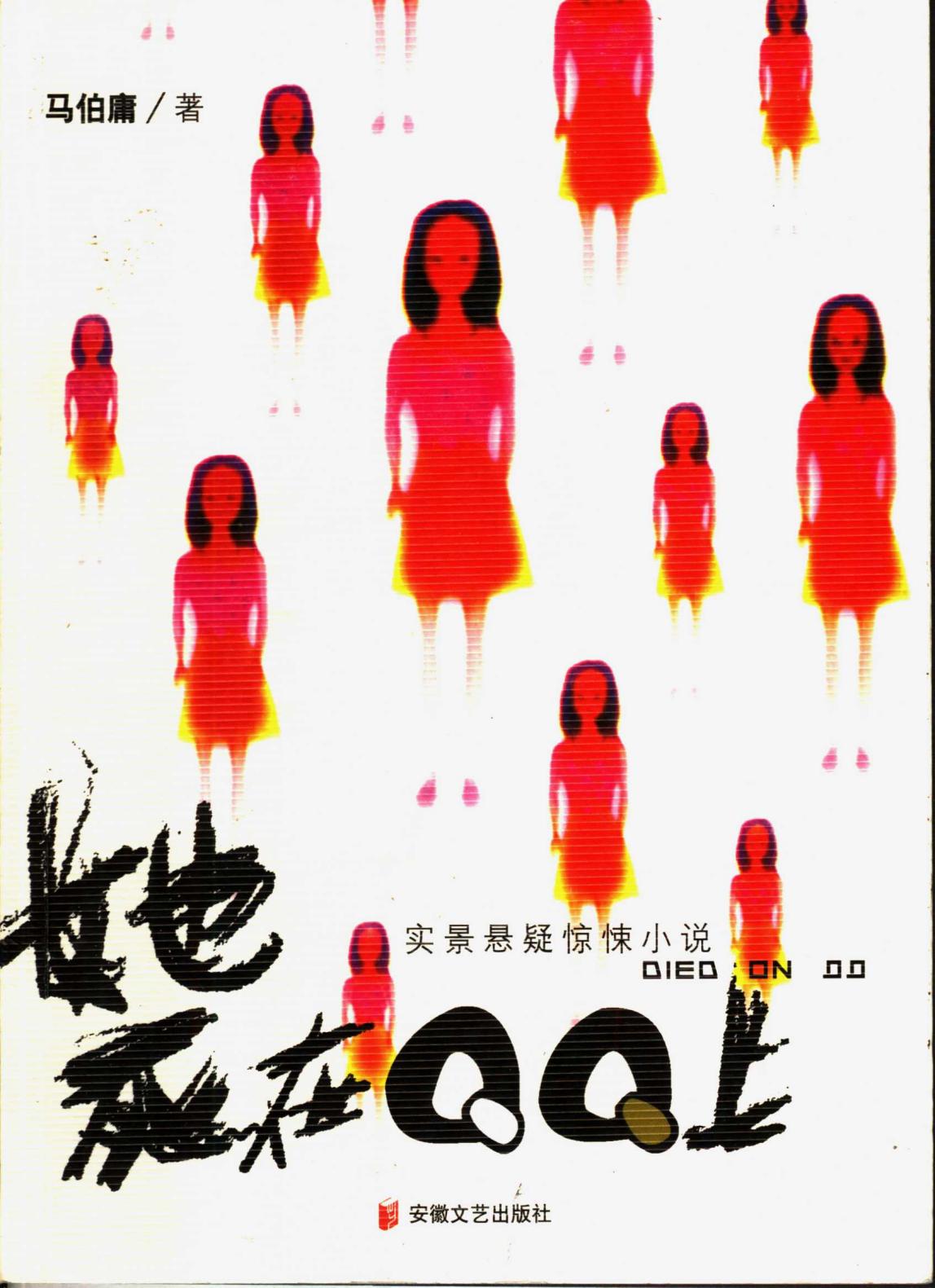


马伯庸 / 著



实景悬疑惊悚小说

DIED ON

QQ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出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她死在QQ上/马伯庸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5396-2643-7

I . 她... II . 马...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4721 号

她死在 QQ 上

马伯庸 著

策划编辑: 薛 莲

责任编辑: 凌 敏 汪爱武

装帧设计: 汤 靖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 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 www.awpub.com

印 刷: 上海长阳印刷厂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

字 数: 80,000

印 数: 10,000 册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7-5396-2643-7

定 价: 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死在 QQ 上 她死在 QQ 上 她死在 QQ 上 她死在 QQ 上





序 ○ 六月十六日晚十一点三十六分，星期六，上海市。

今天晚上并不是什么好天气，适逢梅雨季节，从傍晚开始整个城市上空就一直时断时续地下着小雨，入夜后雨势逐渐大了起来，雨点连成了一条线，将上海市笼罩在一层水幕之中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湿气，风吹起的时候，叫人感觉格外的阴冷。气象台说夜间的温度可能会降到18到20度左右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冷水黄梅”了。

唐静一个人坐在卧室的电脑桌前，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，表情专注，两只手飞快地敲击着键盘，还不时移动一下鼠标，忙得连摆放在机箱旁的热可可都顾不上喝一口。削了一半的苹果和水果刀放在盘子里，苹果的表皮都已经泛黄。

今天是周末，父母出去和朋友聚会，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家里上网。

序。

唐静接触网络是在两年前，当时她刚刚结束中考，正是空闲的时候。她的朋友教她如何上网，她几乎立刻就被这个新奇的玩意迷住了，还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“蓝调小雨云”。那个五彩缤纷的虚幻世界太美好了，唐静在那里感觉无拘无束，异常自由，和素未谋面的网友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，乐趣无穷。

从此上网成为了唐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尤其是家里购置了电脑以后，她的上网欲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几乎到了废寝忘食、足不出户的地步。

今天她从早上一睁眼就坐到了电脑前，一整天都在网上度过的，晚上泡了碗方便面胡乱吃完后，又回到自己卧室，这一坐就坐到了十一点半。

这时候屋子外面的雨越来越大，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窗玻璃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唐静觉得很烦，而且外面漆黑一片，也有点恐怖。于是她趁与QQ上的好友聊天的空当，屈了屈有点酸痛的手指，将音响的声音调大，在WINAMP里选了几首比较快节奏的歌曲。音乐的声音很快盖过雨点声，整个卧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。

唐静满意地吐了口气，揉揉有些发红的眼睛，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热可可，立刻把注意力放回到网络中去。她手指轻快地敲着键盘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上网两年以来，唐静的指法练得炉火纯青，现在可以游刃有余地同时与二十几个人聊天而不混乱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唐静感觉到有些不对劲。她QQ上的好友开始抱怨说她的回话速度太慢或者根本收不到她的话，而她明明在收到信息后很快就回复了对方的。

“QQ又饿了。”

唐静微微皱了皱眉头。

QQ是时下国内最流行的聊天软件，当负责处理信息中转的QQ服务器太繁忙的时候，个别用户发送的信息偶尔就会被丢失。今天是周末，上线的人是天文数字，这样的小意外时有发生。唐静习惯上把这种意外叫做“QQ饿了”、“QQ吃话了”。

但是像今天这样连续吃话的情形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这样子对话根本进行不下去，很快列表上的好友们都停止了聊天，头

像不再跳动，整个QQ上变得一片寂静，只看到一排离线状态的头像一动不动，每个头像都面色发灰。

唐静撇撇嘴，心想这个服务器实在是讨厌死了，难得的周末啊，正聊到兴头上呢。但是她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挂着QQ，一边听音乐一边百无聊赖地浏览常去的论坛。过了大约五分钟，音乐突然戛然而止，音箱里发出一阵尖厉的电子啸声，随即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一片寂静。

她的第一个反应是电脑死机了，但没等她热启动，刚刚沉默下来的音箱传来一阵“嘟嘟”声。这是QQ特有的声音，意思是“有人向你发送信息”。唐静对这个再熟悉不过，于是不假思索地按动热键Ctrl+Z把那信息提取出来，随即一愣，因为这个出现在她好友名单里的头像她从来没有见过。这头像模糊不清，铅灰中隐约泛红，而且在本该显示名字和QQ号码的地方是一片空白。



(2001-06-17 00:00:00)

上路吧

看着屏幕上的信息框，唐静感觉背部有一阵没来由的凉意，同时一股恶寒自尾椎骨升起，顺着脊背往上一直爬到头顶，她的额头开始沁出一层微微的冷汗。

“只是错觉吧，是错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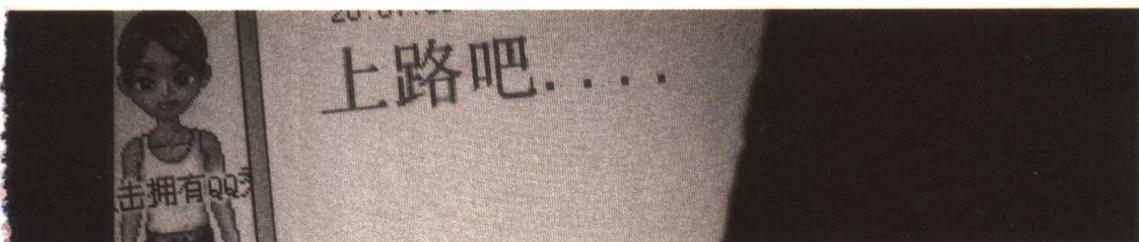
唐静努力说服自己，同时将手伸向键盘。

(2001-06-17 00:00:07) 蓝调小雨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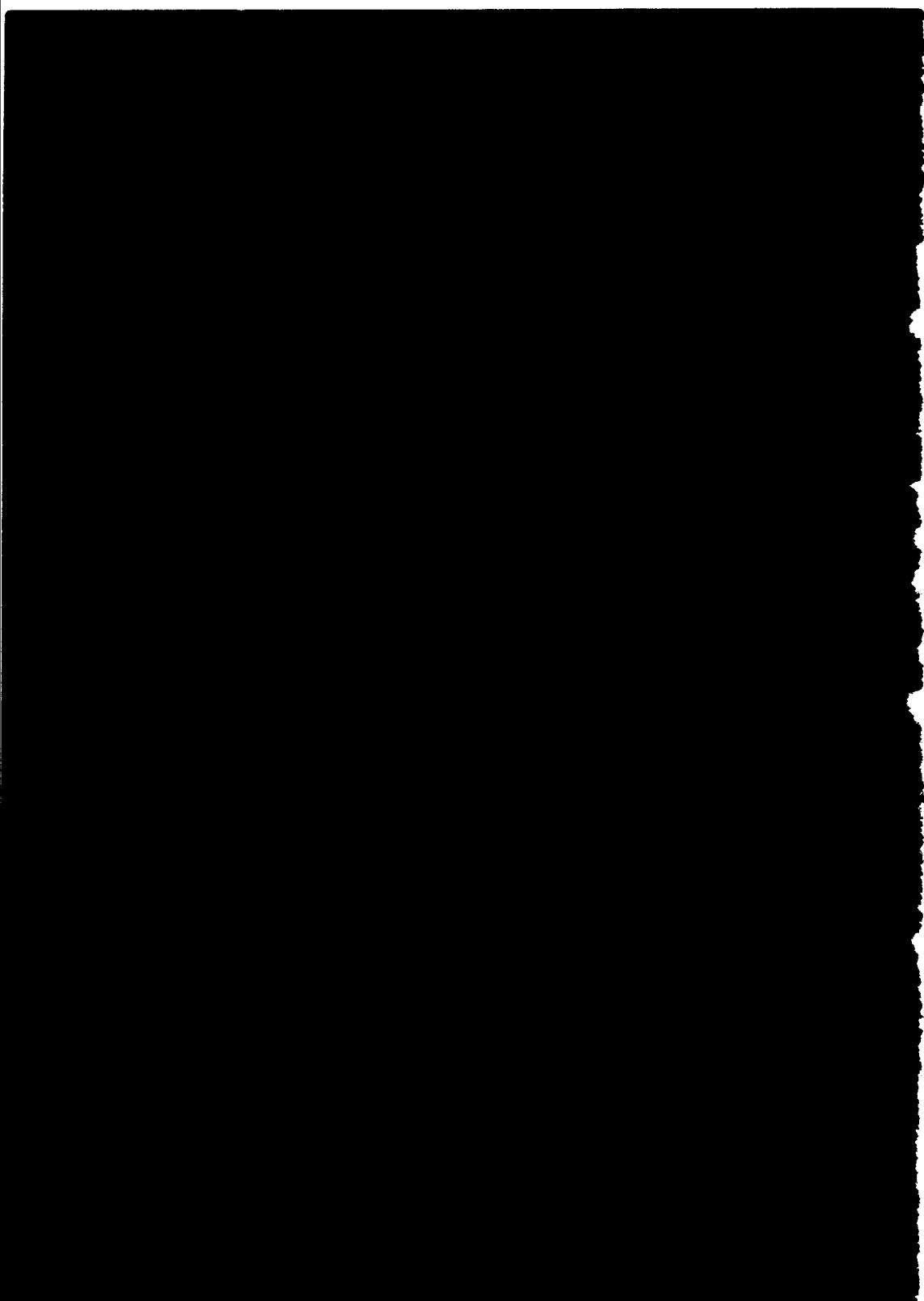
你是谁？

没有回答。

机箱旁的杯子忽然颤动起来，杯中的可可震出一圈圈波纹，屋外仍旧风雨如晦。突然，光驱“刷”的一声自动弹了出来，一阵低沉的“嘟嘟”声从音箱中传了出来，对方终于回复了，唐静急忙转头去看，在下一个瞬间她的瞳孔急速地缩小……



▼
▼
▼



第一章

Chapter

One

>>>

第一章

六月十七日晨八点十五分，星期日，上海市。

马路旁的积水映出天空中飘过的白云，昨天持续了一夜的梅雨终于停了。雨后的空气清新宜人，整个S市在清晨阳光照拂之下显得格外恬静。

小诺斜挎着淡青色的雨伞走在大街上，嘴里哼着孙燕姿的《月光光》，不时故意踩进积水里用力跺脚，溅起一片片水花。每当她穿上雨靴的时候，总喜欢这么走路。这是她从小学时代就养成的习惯，一直到了上大一的年纪却还是如此。行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她自己却乐此不疲。

她今天是去阿姨家里做家教。她的表妹唐静今年高二，明年就要面临高考，她这个以高分考进本市外语学院的表姐自然责无旁贷。所以每周的周日，小诺都会去唐静家里，给她进行两个小时的英文与数学辅导。

小诺与唐静从小玩到大，两人情同姐妹，无话不说，唐静的妈妈又特别喜欢小诺，所以这份家教做起来也格外轻松，没什么压力。与其说是家庭辅导，倒不如说是两个女生凑到一起学习更合适。

今天是第三次辅导，于是小诺早早起来，吃过早点后就离开了家门。她没备课，对她来说，教高中程度的英文比在大学逃课还简单。正好清晨雨刚停，空气清爽，她索性连自行车也不骑，穿上雨靴一路踢踏踢踏地朝唐静家走去。

走到唐静家楼下，小诺停下脚步，她感觉气氛有点异样，就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。她左右看看，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耸耸肩，按下电梯的按钮。

那个破旧的老电梯不知道是公元前哪一年出土的文物，噪音极大，一边移动还一边悠然地摇摆着，缆绳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，让人一点安全感也没有。小诺站在电梯里，忽然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。

唐静家住在七楼 702,这个老电梯走了将近一分钟才晃悠到。铁门一开，小诺就赶紧跳出电梯，吐吐舌头。

她来到唐静家门前，刚要伸手去敲门，忽然发现门是虚掩着的。小诺一愣，把门轻轻推开，一边脱雨靴一边把头伸进去说：“阿姨？姨父？唐静？”

没人回答，只听见一阵哭声从屋子里传来。小诺听出那是阿姨的声音，心里一惊，连忙脱掉靴子，三步并两步跑进客厅去。

在客厅里，小诺最先见到脸色铁青的姨父站在窗台边上，一手握着电话，一手用力捻着燃烧的烟头；而阿姨则跪在沙发旁边，双手抱头痛哭，双肩剧烈地颤抖着。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的，正是唐静！

“……这……这……究竟怎么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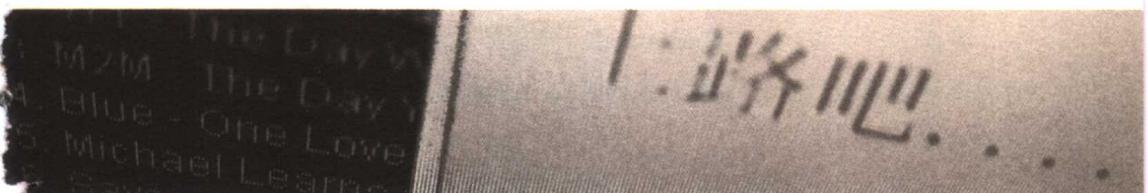
小诺惊愕得说不出来话，僵在原地，连雨伞都忘记放进伞

筒里。

“小静……她出事了。”

姨父从窗台边转过脸来，声音低沉嘶哑，四十多岁的人一下子脸孔竟苍老了许多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小诺手里的雨伞掉在了地板上，脸色大变，疾步跑到沙发旁边。只见唐静平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双目紧闭，表情扭曲，脸色苍白得吓人，死前似乎受过极大的惊吓，全身一点也感觉不到生命的气息。



“唐静!!”

小诺握住她的右手，发现那只手冰冷僵硬，全无平时温软滑嫩的触感。她再仔细一看，发现在右手手腕处，有一道狭长且深的伤口，伤口边缘整齐，像是被利刃割的；一道血痕从伤口蜿蜒直下。

“昨天，我和你阿姨出去应酬，因为弄得很晚，所以就给家里

打电话告诉一声，但是没人接，我们以为小静早就睡觉了。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十分钟前才回到家里。一回家，我们就看到小静趴在电脑桌前，左手拿着把刀，右腕被切开，流了好多血……”

姨父说到这里，哽咽得说不下去了，而阿姨的哭声又大了起来。

“那，那赶紧叫救护车呀？！”

“我们刚打了电话给110，他们马上就到……不过已经太晚了……”

小诺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缓缓放下唐静的手，转头向卧室望去。现在本该是她们两个坐在那里有说有笑学习的时间，可是其中的一个已经永远地消失了，没有丝毫的预兆。

卧室的门大开着，小诺站起身来，擦擦眼泪，朝里面走去。她也说不清楚想做什么，大概只是想再看一眼她的生活，感受一下她的气息。

一进屋子，小诺就闻到一阵淡淡的血腥味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到电脑桌前。电脑屏幕漆黑一片，下面的桌面与大半个键盘都被染成红色，几个键位上还清楚地留着血红的指纹，同样的血渍在鼠标上也有，叫人触目惊心。从血痕的走向可以看出，血从手腕流进键盘里，又顺着键盘间的缝隙淌向桌面，然后滴到地板，在椅子下形成一大摊血。一把水果刀摆在旁边，刀刃上隐有血迹。很明显唐静割腕——或者被别人割腕——后趴到了键盘上，最后以这样的姿势死去。

忽然小诺听到低沉的“呜呜”声，她左右张望一下，发现这是机箱里的风扇发出的噪音，机箱的指示灯还是亮的。小诺心念

一动，小心地把手伸向鼠标，轻轻地推动一下，好在血迹已经凝固了，不会沾到手上。随着鼠标的移动，二十九寸的显示器“啪”的一声亮了起来，WINDOWS界面出现在屏幕上，桌面是F4四位帅哥笑容灿烂的合影。

唐静的电脑系统等待时间是十分钟，也就是说如果十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动作的话，机器会自动启动关闭显示器，以节约资源。但整个系统其实仍旧在运作中，只消移动一下鼠标就能恢复屏幕显示。唐静的父母都不懂电脑，看到屏幕是黑的以为已经关机了，加上女儿猝死，一时慌乱也顾不上想别的，所以这系统就一直以节能状态运转到了现在。

忽然，小诺想到，键盘与鼠标上还残留着血色指纹，这说明在唐静割腕后血液流进键盘的一段时间里，她或者其他人用浸透着鲜血的键盘与鼠标操作过电脑，所以才会留下血红的指纹。

“在已经快要死去的时候还在操作电脑，那究竟会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

小诺觉得，无论这指纹是不是唐静的，这个举动一定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。昨天她还与唐静通过电话讨论暑假去黄山旅游的事，完全看不出她有什么要自杀的预兆，所以她根本不相信唐静是自杀。

于是她抬头去看屏幕，如果唐静死后没人动过电脑的话，那么现在系统应该保持着使用者最后一次操作的痕迹。

屏幕右下角两个小电脑的图标兀自亮着，表明仍旧是在线状态；网络蚂蚁持续下载着MP3；三个IE浏览器的窗口最小化在下面的任务条中，内容分别是新浪首页、榕树下文学站以及一个手机铃声站；QQ的对话框悬在屏幕中间，显示出QQ里最后一条别人发过来的信息。这头像模糊不清，铅灰中隐约泛红，而且在本该显示名字的地方是一片空白：

(2001-06-17 00 : 01 : 20)

上路吧

.....

小诺看到这条信息，心里升起一阵恶寒，又想到身旁涂满血